



(汉英对照版)

一杯茶

A C u p o f T e a

[英] 曼殊斐尔 著
徐志摩 译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A CUP OF TEA

by Katherine Mansfield
Translated by Xu Zhimo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杯茶 / (英) 曼殊斐尔著; 徐志摩译. —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6.8

(小经典译丛)

ISBN 978-7-205-08646-6

I. ①一… II. ①曼… ②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66502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ph.com.cn>

印 刷: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10mm × 180mm

印 张: 6.5

字 数: 9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7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阳春

执行编辑: 刘国阳

封面设计: 展 志

版式设计: 姿 兰

责任校对: 耿 珺等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8646-6

定 价: 20.00元

出版说明

纵观中外翻译史，翻译活动与语言的发展密不可分。英语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，翻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不仅丰富了英语的词汇，又极大地增强了英语的表现力。反观我国，古代的佛经翻译对汉语的用词、句法等均产生了影响。胡适的《白话文学史》中讲到，“维祇难，竺法护，鸠摩罗什诸位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，但求易晓，不加藻饰，遂造成一种文学新体”。我国19世纪中叶起有意识地译介西方的地理、历史、政治、法律、教育的书籍，这些翻译活动大大丰富了汉语中的词汇，很多词汇已经融入日常用语并沿用至今，如“文学”“法律”“政治”“铁路”“贸易”等。到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，梁启超所倡导的“新文体”对当时的

读书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，而所谓“新文体”即是融合了浅近文言、翻译输入新名词、叙述自由、不合“古文义法”的文体。“小经典译丛·民国名家名译”所精选的翻译作品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。无论是徐志摩还是郁达夫，均是从小耳濡目染着“新文体”同时又接受了良好的文言和外文的教育。因而，他们的译文既融合了本人母语写作的诗化、含蓄、连绵的特点，也将欧化的语言带入译文。从他们的译文中足以管窥汉语白话文推演之一斑。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家钱玄同谈及汉语过渡时期，曾说应“用某一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”；论及所选语种，则谈“照现在中国学校情形而论，似乎英文已成习惯，则用英文可也”。故而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在译介域外文学时自觉地通过翻译来“改造”语言，例如周作人所倡导的“直译”等。无论是顺应西文词序不自觉地翻译，还是对汉语白话有意识地“改造”，使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彰显了独特的语言气质——自由、含蓄、唯美、诗意，虽然

不能妄言达到“信、达、雅”之境，却也力求用最精到的用词和与原文灵魂契合的句式，用独具风韵的白话进行表达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些名家的母语创作提供了借鉴。从徐志摩和郁达夫等人的现代诗和散文作品中，也能见到这种语言“改造”的影子。

尽管在习惯了现代汉语行文的读者看来，这些名家的译文多有机巧、不够平易，甚至有些不通，但如果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下，就可以客观评价和欣赏这种文风的妙处。另外，民国初期很多地名、人名等尚没有严格的规范译名，尤其在文学翻译里，常见到译者的别具匠心的音译或直译，虽缺少了规范，略有理解障碍，但这种自由也促成了一些精妙的译名诞生，如“翡冷翠”（佛罗伦萨）、“沁芳”（交响乐）这样的灵动传神，恐在今天一定是不合规矩、不合时宜的了。

丛书甄选这一时期名家的译介作品，编排名篇的中英文对照，旨在为喜爱欣赏文学和英文的读者提供中英文对照的素材，从比照原文和译文

了解名家甄选原文、推敲译文的良苦用心，近距离感受他们的文化底蕴，并从中体会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新旧交替、风云激荡的大背景下，中国文人的趣味和心境。阅读这套丛书，不仅可以品读双语文学经典，还可借此回溯语言文化一路发展的长河，于浪涛中取这一杯啜饮。

丛书编辑过程中，尽量保留了译著的原状，借此为读者呈现民国初期珍贵的语言面貌。编辑过程中仅对个别生僻词句加注说明，并对译文的形式略有改动，如删去了《古代的人》原译中的部分英文括注，以避免与原文对照功能重复。由于编选时间仓促、水平有限，一定有很多不足与疏漏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代序

几个月前，受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邀约，为他们精编的一套民国名家经典译丛作序，并收到电子初稿小样。虽执教英文近30年，翻译专业书籍、英美小说、杂文等文字量近200万字，但为学贯中西的大文学家、民国时期精英才俊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林徽因等人的译作写序，岂敢？故几番推辞，不敢承约。但手中拥有了这份来自故乡的电子书小样，我如获至宝。在北欧夏日极昼极长的日光里，工作之余，悠闲地坐在斑驳树荫下、湖边草坪上或街边咖啡座里，我先睹为快。捧书细读，重温英汉对译的妙与美，我似乎穿越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，与我少年时起就崇拜的冷峻的郁达夫、才情的徐志摩和美丽的林徽因在方方正正的中文里相遇啦！我在字里行间感受民国时期那股清新的译风，在诗化的素美语言中玩味彼时翻译的乐趣，徜徉在看似信手拈来却也处处机巧的篇章中，时空仿佛凝滞在

那精读时刻。

年少时，也曾读过英文原著小章节。一路走来，人生中年，在英语语境中深入到久远的原著，伴着波罗的海海边的余晖，我再一次理解郁达夫作品《沉沦》与他的译作《幸福的摆》的某种关联。主人公华伦徘徊在理性与感性之间，命运从悲喜转为平和，仿佛那身边大海，时而惊涛拍岸，汹涌澎湃，而后又归于平静安详，不禁抒发感叹：这就是人生啊！

某个晴朗的周末，我在湖边草坪席地而坐，像个12岁的小姑娘般充满好奇地读完了亨德里克·威廉·房龙撰写、林徽因译就的《古代的人》。房龙像个博学的圣诞老人，精巧细致地引领读者走入历史长河，贴切的行文勾画人类进步的面面观。而时年22岁的美丽才女林徽因用她缜密的逻辑、精致的文字、纯熟的译法再现原著风格。读她的作品如同欣赏她设计的精美建筑，那样灵动，那样飘逸。

徐志摩的诗才尽人皆知，他的字句清新、意境优美和神思飘逸，历来是文青们效仿的典范。美慧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人格的精华给了诗人灵澈，他们惺惺相惜。最适合在一个绵绵细雨的

日子，捧一杯咖啡或清茶，读《园会》，品《一杯茶》，看《理想的家庭》之模样。诗人用他如诗般的音律，典雅的人名转译，神奇点睛之笔，重现多位栩栩如生的欧美人物形象，亲切而又陌生，仿佛老上海城隍庙游园会，走来一群曼妙的薔媚，谈着雨夜的翡冷翠……

快生活时代，让我们的思想、思绪慢下来，品读经典，体会文字语言的译介之美。让这译介的“媒”引领我们走入东西方文化的“国际理解”之中吧！

张东辉

（英语教授、维尔纽斯大学

孔子学院中方院长）

于维尔纽斯

2016年7月

目 录

园 会 / 1

一杯茶 / 64

巴克妈妈的行状 / 97

一个理想的家庭 / 125

刮 风 / 152

曼殊斐尔 / 170

CONTENTS

The Garden Party / 31

A Cup of Tea / 79

Life of Ma Parker / 110

An Ideal Family / 137

The Wind Blows / 160

园 会

那天的天气果然是理想的。园会的天气，就是他们预定的，也没有再好的了。没有风，暖和，天上没有云点子。就是蓝天里盖着一层淡金色的雾纱，像是初夏有时的天气。那园丁天亮就起来，剪草，扫地，收拾个干净；草地和那种着小菊花的暗暗的平顶的小花房儿，都闪闪地发亮着。还有那些玫瑰花，她们自个儿真像是懂得，到园会的人们也就只会得赏识玫瑰花儿；这是谁都认得的花儿。好几百，真是好几百，全在一夜里开了出来；那一丛绿绿的全低着头儿，像是天仙来拜会过她们似的。

他们早餐还没有吃完，工人们就来安那布篷子。

“娘，你看这篷子安在那儿好？”

“我的好孩子，用不着问我。今年我是打定主意什么事都交给你们孩子们的了。忘了我是你

们的娘。只当我是个请来的贵客就得。”

但是梅格总还不能去监督那些工人们。她没有吃早饭就洗了头发，她带着一块青的头巾坐在那里喝咖啡，潮的黑的发卷儿贴在她两边的脸上。玫思，那蝴蝶儿，每天下来总是穿着绸的里裙，披着日本的花衫子。

“还是你去吧，老腊；你是讲究美术的。”

老腊就飞了出去，手里还拿着她的一块牛油面包。

她就爱有了推头到屋子外面吃东西；她又是最爱安排事情的；她总以为她可以比谁都办得稳当些。

四个工人，脱了外褂子的，一块儿站在园里的道儿上。他们手里拿着支篷帐的杆子，一卷卷的帆布，背上挂着装工具的大口袋儿。他们的神气很叫人注意的。老腊现在倒怪怨她自己还拿着那片牛油面包，可是又没有地方放，她又不能把它掷了。她脸上有点儿红，她走近他们的时候；可是她装出严厉的，甚至有点儿近视的样子。

“早安，”她说，学她娘的口气。但是这一声装得太可怕了，她自己都有点儿难为情，接着她

就像个小女孩子口吃着说，“嘎——欧——你们来——是不是为那篷帐？”

“就是您哪，小姐，”身子最高的那个说，一个瘦瘦的，满脸斑点的高个儿，他掀动着他背上的大口袋，把他的草帽望后脑一推，望下来对着她笑。“就是为那个。”

他的笑那样的随便，那样的和气，老腊也就不觉得难为情了。多么好的眼他有的是，小小的，可是那样的深蓝！她现在望着他的同伴，他们也在笑吟吟的。“放心，我们不咬人的。”他们的笑像在那儿说。工人们多么好呀！这早上又是多美呀！可是她不该提起早上，她得办她的公事，那篷帐。

“我说，把它放在那边百合花的草地上，怎么样呢？那边成不成？”

她伸着不拿牛油面包的那只手，点着那百合花的草地。他们转过身去，望着她点的方面。那小胖子扁着他那下嘴唇皮儿，那高个子皱着眉头。

“我瞧不合适，”他说，“看得不够明亮。您瞧，要是个漫天帐子，”他转身向着老腊，还

是他那随便的样子，“您得放着一个地基儿，您一看就会‘嘭’地一下打着你的眼，要是您懂我的话。”

这一下可是把老腊蒙住了一阵子，她想不清一个做工的该不该对她说那样的话，“嘭”地一下打着你的眼。她可是很懂得。

“那边网球场的—一个基角儿上呢？”她又出主意，“可是音乐队也得占一个基角儿。”

“唔，还有音乐队不是？”又一个工人说。他的脸是青青的。他的眼睛瞄着那网球场，神气看得怪难看的，他在想什么呢？

“就是一个很小的音乐队。”老腊缓缓地说。也许他不会多么地介意，要是音乐队是个小的。但是那高个儿的又打岔了。

“我说，小姐，那个地基儿合适。背着前面那些大树，那边儿，准合适。”

背那些喀拉噶树。可是那些喀拉噶树得让遮住了。它们多么可爱，宽宽的，发亮的叶子，一球球的黄果子。它们像是你想象长在一个荒岛上的大树，高傲的，孤单的，对着太阳擎着它们的叶子，果子，冷静壮丽的神气。它们免不了让那

篷帐遮住吗？

免不了。工人们已经扛起他们的杆子，向着那个地基儿去了。就是那高个儿的还没有走。他弯下身子去，捻着一小枝的拉芬特草，把他的大姆指与点人指放在鼻子边，嗅吸了沾着的香气。老腊看了他那手势，把什么喀拉噶树全忘了，她就不懂得一个做工人的会注意到那些个东西——爱拉芬特草的味儿。她认识的能有几个人会做这样的事。做工人多么异常地有意思呀，她心里想。为什么她就不能跟做工人的做朋友，强如那些粗蠢的男孩子们，伴她跳舞的，星期日晚上来吃晚饭的？他们准是合适得多。

坏处就在，她心里打算，一面那高个的工人正在一个信封的后背画什么东西，错处就在那些个可笑的阶级区别，枪毙或是绞死了那一点子就没有事儿了。就她自个儿说呢，她简直想不着什么区别不区别。一点儿，一子儿都没有……现在木槌子打桩的声音已经来了。有人在那儿噓口调子，有人唱了出来，“你那儿合适不合适，玛代？”“玛代！”那要好的意思，那——那——她想表示她多么的快活，让那高个儿的明白她多么